

高成◎著

77
天

汶川大地震
亲历记

- 本书系中国作协、中共深圳市委联合推出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创作工程签约作品。
- 本书作者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地震灾区采访时间最长、行程最远、采访人物最多的中国作家。
- 本书作者是拥有采访四川灾区图片、录音、录像资料最全的个人。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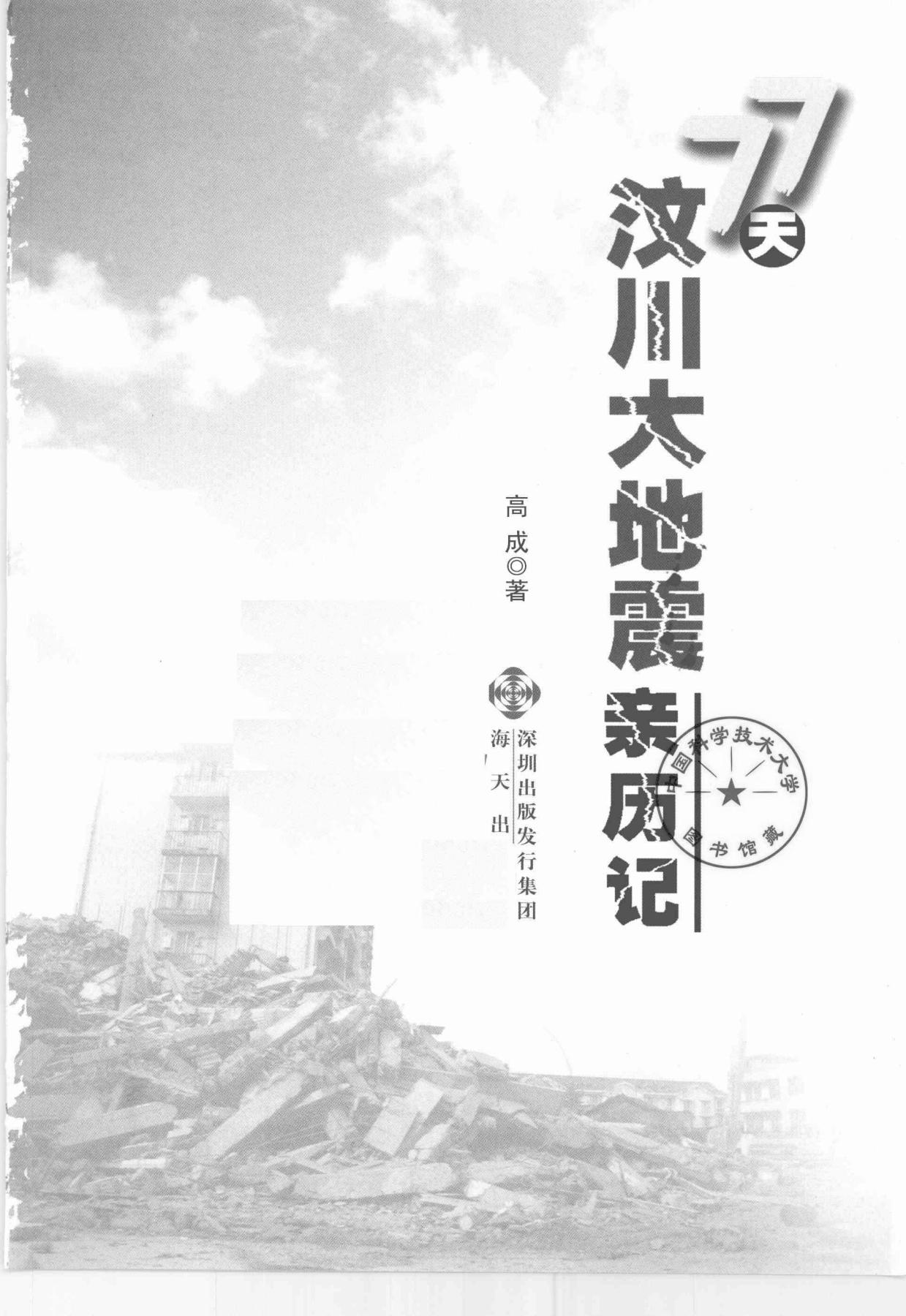
汶川大地震亲历记

天

高成◎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十七天，汶川大地震亲历记 / 高成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747-546-0

I. 七… II. 高… III. ①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②地震灾害 - 概况 - 四川省③抗震救灾 - 生存者口述 - 中国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055 号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装帧设计 线艺设计
封面设计 老 黑
责任技编 钟渝琼
责任校对 马改平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7-8 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h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3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在青川县红光乡采访

(新华社记者 程子龙/摄影)



①

①作者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著名评论家黄树森老师在一起。(2008年9月10日21时12分拍摄。
摄影: 吴亚丁)



②

②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温远辉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为作者接风。(2008年8月8日21时14分拍摄。摄影: 张鸿)



③

③深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于爱成代表深圳市作家协会到机场迎接作者回到深圳。(2008年8月5日18时15分拍摄。摄影: 王莹)

在四川灾区拍摄的部分图片



地震过后，在北川县城，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因地震损毁的楼房。（2008年7月10日13时17分作者摄于北川县城）

进入汶川县映秀镇的路上，这座大桥被地震破坏得瘫在岷江河里，向人们述说着震惊中外的“5·12”大灾难。（2008年6月3日17时42分作者摄于进入映秀镇的路上）



为我带路的邓国权说，这里很少有人进去过，里面弥漫着阵阵腥臭味。我说，我去看一看！在进入这一堆红砖废墟进入前面圆门时，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但为了护住右手拿的照相机、左手拿的摄像机，用胳膊肘儿向前猛冲下去。结果，左手腕和右手肘都挂了彩。拍了几张照，恐怕被感染，立即返回车内取出创可贴。后又到路边殷医生的急救站进行了包扎。（2008年5月29日11时44分作者摄于红白镇）



这是一块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巨石，据当地村民说，它经过的地方，凡是房屋都被打穿，幸好后来被卡在这条水沟里，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08年7月1日7时17分作者摄于青川县曲河乡青城村）



在我即将走出北川县城时，偶遇三个北川中学生，其中一位男同学对我说：“叔叔，你敢不敢去拍一个镜头。”我说：“我敢！”他就带我来到一处倒塌的房屋前，指给我看这个冰箱下露出一只死人的脚。拍的时候，我心里默默为死难者祈祷！（2008年7月10日14时24分作者摄于北川县城）



①我刚到住地——汶川县阿坝州师专体育场临时帐篷前，就听到山上一阵轰轰隆隆的响声，我急忙跑过来，拍下这张山体滑坡时的镜头。（2008年6月17日17时20分摄于汶川县阿坝州师专）

②从青川县木鱼镇中学往上走，是一座大约三四百米高的山，山坡上到处都是这种临时墓穴。这里埋葬着数百名地震中遇难的学生。那天是“七七”日，许多学生家长带着香、鞭炮或孩子们喜欢的衣物、食品、玩具等来此祭奠。因为每个遇难的学生墓穴前只有一块小牌牌，上面编了号，很难辨认。这位男子叫姜玉周。他的女儿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我帮他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他女儿的墓穴。（2008年6月29日19时08分作者摄于青川县木鱼镇）

③进入什邡市红白镇，经常会遇到山体滑坡。我搭乘的车只好停下来，等前面道路打通以后再行通过。（2008年5月29日11时19分作者摄于进入红白镇的路上）

④7月10日，我拿着作协开具的证明找到守卫北川县城关卡的特警。他们告诉我，只要你不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就行。于是，我从这座山翻下来。刚下到十几米处，脚下没踩稳，一下滑下山，幸好被一条粗电缆绳拦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爬下山来，早已出了一身冷汗。我回身拍下这张“生死之坡”。（2008年7月10日12时27分作者摄于北川县城外）

①



4

>>>

②



③



④



WEST CHINA HOSPITAL, S.C.U.



成都华西医院组织转移地震重伤员到外省治疗。(2008年5月21日17时22分作者摄于成都华西医院)



①



②



③

①在成都华西医院采访时，看到很多从灾区来寻亲的电话、照片贴在专门的布告栏里。

(2008年5月21日15时41分作者摄于成都华西医院)

②支离破碎的楼群，随时有坍塌的危险。(2008年7月7日19时19分作者摄于汉旺镇)

③已成一片废墟的牛脑寨。(2008年6月18日13时18分作者摄于汶川县牛脑寨山顶)

灾情堪阿州震区惊，仅武定十几口空房而。对冲沟区最深性是川文，急行军地

之，（都县扒沟下点名村令拉村的10户民房于800米），本山阳



左图：在北川县城还能闻到浓烈的尸臭和消毒剂的混合气味，我不得不戴了双层口罩。走了三个多小时，少有人迹。我只能举着相机自拍几张照片。（2008年7月10日14时09分作者摄于北川县内废墟前）

右图：作者在平武县南坝镇石砍采访。（2008年7月28日11时11分摄于南坝镇石砍废墟前。摄影：康朝彦）



地震过后，汶川县城到处是这种危楼。而距离它们几十米远处，就是随时可能滑坡的山体。（2008年6月16日10时54分作者摄于汶川县城）

在映秀镇枫香树村采访时，我拍摄到这张照片。图片中的那块巨石是地震时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它砸穿了许多农家房屋，造成许多死伤。现在它挡在村路上。（2008年6月4日10时32分作者摄于映秀镇枫香树村）



8月1日，是我经历的又一次重大生死考验。如果早十分钟经过这里，就会被山上滚落的大石头砸个正着。这是我所乘坐的长途大巴车在紧急避险。因为6.1级余震使得山上滚下来无数的大石头，将电线、电缆砸断。当地老百姓正用树枝将砸断的电线撑起，以便车辆通过。紧急避险一小时后，我们才通过这段路。（2008年8月1日17时26分作者摄于平武县与北川县交界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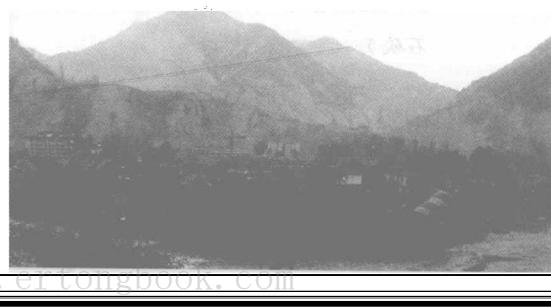
康朝彦家所在的村子全部房屋都成废墟，只有她家的房子还有几面墙没倒，但里面已完全不能住人。（2008年7月28日9时34分作者摄于平武县南坝镇石砍健康村）



在平武县南坝镇采访时，我去了石砍。当地人说，这里曾是一个办事处；又有人说，这里过去是一个乡。我通过采访得知，这里直到我去采访时，没有任何救援队伍进去过，仍然有八个人被埋在废墟里无法救出。因为大型机械根本进不去。（2008年7月28日11时14分作者摄于平武县南坝镇石砍）



一片废墟的汶川县映秀镇。（2008年6月3日18时02分作者摄于映秀镇）





这里是海拔 2600 多米高的牛脑寨。因为地震，校舍已经无法供孩子们正常上课，他们只能在外面搭起临时棚子上课。老师是分别从福建和江西来的志愿者。图为作者和牛脑寨的孩子们在一起。后排中间和右一为志愿者老师。(2008 年 6 月 18 日 13 时 32 分摄于汶川县牛脑寨村。摄影：方强)



左图：过这条河到健康村只能从这倒塌的广告牌钢架上走过去。下面是湍急的河水，脚踩在摇摇欲坠的钢架上，命悬一线。尤其是当时我还背着摄影包，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保持平衡。我只能像动物一样手脚并用地从钢架上爬行而过。(2008 年 7 月 28 日 9 时作者摄于平武县南坝镇石砍)



右图：医护人员在转移地震重伤员。(2008 年 5 月 21 日 17 时 08 分作者摄于成都华西医院)



这位七十七岁羌族老奶奶的家园已不复存在，连棺木也被地震毁坏。此刻，她正在废墟里一粒一粒地拣拾包谷。当我上前将一百元钱交到她手里时，她茫然地望着我。随行人大声告诉她，我从广东来，想表达一点心意，这我才知道，她耳朵背，眼睛还有白内障。（2008年6月18日13时21分作者摄于汶川县牛脑寨）



左图：8月1日，我从茂县采访结束返回成都，从平武县城出来将进入北川界时，发生6.1级强烈余震。这是我在震中避险时拍到的图片。画面中的漫天灰尘是我所乘坐的长途大巴车经过后，山体滑坡造成的。如果我乘坐的车早10分钟，将会车毁人亡。（2008年8月1日16时55分作者摄于平武县与北川县交界的路上）

右图：地震过后，曾经繁华的北川县城成了一片废墟。（2008年7月10日12时11分作者摄于北川县任家坪山坡）

①这是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夹金山。那时候去汶川或是由汶川回成都，都必须经由这座险象环生的夹金山。那天我经过这里时，大雾弥漫、道路泥泞，车速在20码左右。稍有不慎，将会车毁人亡。好在开车的都是一帮经常穿越川藏线、经验丰富的司机。（2008年6月21日8时13分摄于夹金山。摄影：卢丽涛）



②这是一支由陈林（前排右三）带领的志愿者司机队伍。他们为驻汶川县的部队送完物资后把我带出汶川。（2008年6月21日13时08分作者摄于从汶川返回成都的途中）



深圳作家摩卡6月10日在某部空降兵的帮助下，在什邡市洛水镇办起了帐篷学校——“伞花学校”，共接纳三百多名因地震不能正常上学的孩子在这里就读。我听到这一消息后，从汶川采访结束后即赶到洛水，看望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2008年6月26日9时30分摄于什邡市洛水镇伞花学校）

序 言

黄树森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中国百年不遇的毁灭性灾难。这场地震，造成数万人死于非命，千万人无家可归，更多人生活无着。它是历史又是现实。说历史是因为它已成过去，人们因地震曾与死亡披面相逢而刻骨铭心；说现实是因为地震的危害经久弥散，以致远远。换言之，家园有形的和心灵无形的重建，长期而艰巨！

然而，如何让这段历史和现实记载于册？除了我们已见诸电视、报端、杂志的文字图片音像外，作家高成热血贲张，第一时间打点行囊，奔赴灾区一线。嗣后，作者又在持久的感动之下，饱蘸激情撰写了这部近三十万字（不含图片）的长篇纪实文学《七十七天，汶川大地震亲历记》，同时他还用镜头为我们展现了汶川特大地震的真实景象。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和图片铭记住那段历史，并留下诸多思索。

知道高成到四川灾区采访是在七月底。其时他已在灾区采访了两个多月。后来，高成回来后，通过市作协朋友的引荐，并通过与高成的几次接触，我了解到了高成在灾区采访的大致情况，和他的胆识、热肠、责任担当和精神追求。

高成从2008年5月21日出发去四川灾区采访，到8月5日返回，历时两个半月，计77天。他走遍了北川、汶川（包括映秀）、青川、什邡、绵竹、都江堰、彭州、平武、茂县、安县这十个被国家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地震局评估认定的极重灾区。不仅如此，他还深入到医院病房、极重灾区的乡村农户、灾民安置点，对幸存者进行面对面地采访。难能可贵的是，在对灾民采访，而灾民听不懂普通话的情况下，高成能用四川话与之交

谈。这增强了他的亲和力，从而也帮助他拉近了与当地灾民的距离，使采访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在后续的写作过程中，他还将那些四川方言翻译成相应的普通话，以帮助一般读者的阅读。

整个采访期间，作者行程大约四千公里以上，其中包括翻越了海拔高度为四千多米以上的夹金山、梦笔山和雪山。采访人物近百人（据作者本人介绍，采访时间长达一小时以上，有录音记录的采访对象达七十余人），包括：村（灾）民、中小学生、教师、民工、职员、军人、政府官员、商贩、志愿者、法师、新闻记者等。工农兵学商官，无所不包。共拍摄了数千张灾区现场和人物图片，录制了四十多G的影像、录音资料。

据我对各类报道、图像和出版物的阅读，我敢肯定，在中国作家中，高成是迄今为止，在四川灾区采访时间最长、采访人物最多、行程最远的作家。而且，高成在灾区采访面之广、之典型性和代表性、采访拍摄录制的影像资料之全面多样，也创下了到灾区采写的作家之最。

据我了解，在四川灾区，作者还经历了五级以上余震十余次，六级以上余震两次。其中一次6.1级余震，他恰处于震中位置，险遭不测。因此可以说，即将与我们见面的这本长篇纪实文学《七十七天，汶川大地震亲历记》是作者用生命代价写就。其价值不言而喻，具有了深厚的分量。

本书共写了三十七位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用幸存者口述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现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大部地区造成的破坏，给四川人民带来的苦难，向我们还原了那段灾难的真实面貌。真实，可信，感人！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被困矿山216个小时后获救的女工崔昌会；有被废墟掩埋124个小时获救后不几天就参加志愿者的李青松；有“穿越死亡、解救群众”的政府官员肖友才；也有“拥抱温情、战胜死神”的北川最后一位幸存者熊吉才；还有坚强、乐观、向上的“可乐男孩”薛枭；有“豁达乐观、相信明天”被废墟掩埋104小时重获新生的贺晨曦；有“抱定信念、珍惜生命”被废墟掩埋50多小时获救的70多岁的老人胡开茹；有“千里寻子、生死不弃”的伟大母亲龙金玉；当然还有因母爱而坚持生命的蒋雨航等等。

总之，这本长篇纪实文学书着重从汶川特大地震当中的各种类型幸存者的各个角度的口述实录，真实地反映出汶川特大地震中的人性软弱与刚强，孤独与温暖，无助与挣扎，救援与自救，理智与情感等人性的全部可能。它通过记录众多幸存者的口述，再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对一些不实或讹化的

报道进行了修正，使得所写文字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据作者本人介绍，这本书因考虑文字及时效性，暂收入三十七位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文字和图片。事实上，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口述式的写作方法，其用意显而易见。这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段历史打了伏笔。

这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这类作品当然是要贴近生活、反映最鲜活的社会现实的，尤其是要对重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热点作及时反映。我向来不看轻报告文学。针对有人说报告文学已经到了需要“拯救”的时候，以及有人说报告文学衰落的局面不可避免等论调，李炳银有段论述我非常认同，他说：“报告文学是立足于社会生活事实真实基础上的文学，是一种作家通过真实事实的选择、描绘、理解和文学表达。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某些真实的生活里存在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因素已经超出了作家自己的社会体验与虚构能力的时候，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这样的文体就会遭遇严峻的挑战。而社会生活的这种复杂性和戏剧性成分的增强，恰好是报告文学可以发挥和驰骋的田野。这样的现象，也许可以说明，在大家都感到文学在衰退，在被社会生活边缘化的时候，为什么像在西方被称之为新新闻主义、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被称为报告文学、报导文学，在东南亚各国称之为报纸文学的纪实性文学却大行其道，在各地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造成许多繁荣轰动的新局面的原因。报告文学是一种伴随着时代发展和积极主动地适应着时代需要的文学。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存在，报告文学正在以一种强势的文学形式活跃行走在现实的中国，时时产生影响和增加着文学的活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报告文学继续兴盛的土壤始终存在，但在实际创作中，虽然陆续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但总体看来，报告文学的创作总量和整体质量是下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很多，比起80年代的报告文学热来讲，无法同日而语。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平庸和无力的现象，按李炳银的分析，最根本原因是作品选择的题材对象缺乏对人们的吸引力，因为失去了社会的热点，失去了人们的关注对象而受到读者的冷遇。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最直接的要求，是要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想和现实追求，要有在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施展自己独特发现，理性见解，形象表达的才智和精神勇气。要有一种对高尚的歌赞，弱小的悲悯，对丑陋的鞭笞的自觉。

我八九十年代在负责《当代文坛报》期间，提出过报告文学要有“史